



张骞出使西域辞别汉武帝图。摄影 / 刘绮黎



盗金铜蚕。摄影 / 刘绮黎

胡商及袄教事务)、史君、康业及罽宾人李诞之墓现于今西安北郊,表明当时陕西境内有不少中亚等地区的外国人长期居住,甚至担任官职,最终长眠于此。

陆上丝绸之路担当东西贸易的商人主要是大月氏人、匈奴人,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。隋唐一统,唐太宗对来自昭武九姓的使者(他们关心的正是贸易)说“西突厥已降,商旅可行矣。”“诸胡大悦。”(《新唐书·西域传下》)唐人文献和小说笔记里,商胡或胡商,是出现频率甚高的词语。在边境地区,大唐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“互市监”——安禄山和史思明都做过互市牙郎,他们通“六蕃语”,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。

毋庸置疑,唐代是一个胡风、胡俗大流行,姿态外放的“国际化”时代。“落花踏尽游何处,笑入胡姬酒肆中”“银鞍白鼻,绿地障泥锦。细雨春风花落时,挥鞭直就胡姬饮”。桃李芬芳,牡丹与蔷薇亦竞相绽开,但长安最绚烂的风景,当属朵朵点缀了帝都仪容的文化之花:繁华的街头,随处可见贵族、官僚、文人墨客以及将校、游侠等,加之异国的使节、西域的来客,甚至连书肆里都热闹非凡。

音乐发烧友李隆基先生在已有的太常寺太乐署以及“内教坊”的基础上,又新设了“外教坊”和“梨园”这两个音乐讲习机构。皇帝酷爱“法曲”,又称“道调法曲”,实际上是胡乐与清乐融合的结果。谈及“胡、汉音乐大融合”的显例,亦绕不开河西地区:《新唐书·乐志》云,“天宝间乐调,皆以边地为名,若凉州、伊州、甘州之类”。河西节度使曾特意为皇帝献上“河西胡部新声”,其中的《婆罗门》后改名《霓裳羽衣》,可谓无人不晓。



酉时至戌时·面面俱到

游至此际,饭点已到。在西安,即便“居士入稻,年岁已久”者如我,也自觉地准备“弃米投面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老友、复旦大学严锋教授曾于数年前撰文,深情记录《长安十二碗面》。伊讲:“……一路火树银花,流光璀璨。走到友谊西路交界的广场,西边是西安计量院大楼,西南是高新电子市场,南面‘一品足轩’四个大字灿烂四射。东边‘永明岐山哨子面’的招牌金光闪闪。此店东邻西北工业大学,所处位置在唐代叫光德坊,东北隅是京兆府公廨,旁边是慈悲寺。在两者之间,夹着一处不起眼的偏院,本是孙思邈的故宅,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,这里是‘靖安司’的总部。……

Bì áng Bì áng 面。

